# 華海彙編 四

高麗
下編
本朝



共十二

# 華海彙編目錄

# 華海彙編卷之四

韓山李源順時和 輯

## 高麗立禑昌議

恭愍王初聰明仁厚民望咸歸及即位勵精圖治中外大悅想望太平自魯國大長公主薨逝過哀喪志王性不喜色又不能御故公主生時御幸甚稀及薨雖納諸妃置諸別宮不敢近日夜悲思公主遂成心疾嘗置子弟衛選年少貌美者屬焉洪倫韓安權瑨洪寬盧瑄等在選中以淫穢得幸王慮無嗣使倫安輩強辱諸妃冀其生男以為己子定惠愼三妃死拒

不從乃納年少內婢于房中召倫輩亂之王旁穴窓辟視之及心欲動引倫等入臥內使為其狀後幸辛旽家婢般若生禑納宮中或云辛旽合般若有身滿月旽令就友僧能祐家産能祐母養之未期年兒死能祐恐旽譴旁求貌類者竊取鄰家隊卒兒置諸他所告旽曰兒有疾請移養旽諾居一年旽取養于家以同知密直金鏞所賂婢金莊為乳媪般若亦未知為非其兒也王嘗憂無嗣一日微行至旽家旽指其兒曰願殿下為養子以立後王睨而笑不荅心許之云王薨李仁任立禑為嗣後禑欲納瑩女瑩不可曰

臣女鄙陋且非醮婦所生常置側室不可配至尊殿下必欲納之老臣剃髮入山矣泣且固拒麾下鄭承可安沼等逢迎禑意遂納之翊日至瑩第賜馬瑩獻鞍馬衣襨封其女為寧妃自李謹妃而下九妃及三翁主皆娼妓供上煩夥倉庫俱竭預徵三年貢又加橫斂其弊極矣謹妃仁任族琳之女瑩勸禑攻遼東公山府院君李子松力言不可瑩托以黨附堅味杖流尋殺之遂徵八道兵禑與瑩如西海道名為獵海州白沙亭至鳳州召 太祖始言攻遼之意 太祖條陳四不可曰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興師二不可舉

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暑雨弓膠解疾疫起四不
可禑不納次平壤以瑩為八道都統使曺敏秀為左
軍都統使 太祖為右軍都統使分諸將屬左右共
三萬八千八百三十號十萬督令發行停洪武年號
令國人復胡服左右軍渡鴨綠江屯威化島都統使
等再請班師禑與瑩皆不聽是日軍中訛言 太祖
率麾下向東北面已上馬敏秀罔知所措單騎馳詣
泣曰公去吾儕安往 太祖曰予何往矣乃諭諸將
以逆順利害諸將皆曰吾東方安危在公一身敢不
惟命乃回軍還渡江 太祖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

立於虎上軍中望見曰真神人也時霖潦數日水不
漲師旣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沒人皆神之時童謠有
木子得國之語軍民無老少歌之禑聞變與瑩間道
還京入花園諸軍來屯近郊爲書請誅崔瑩禑不從
禑募兵聚車塞巷口分軍守四大門削敏修等官以
瑩爲門下左侍中禹玄寶右侍中宋光美賛成事安
沼評理禹洪壽大司憲鄭承可鷹揚軍上護軍趙珪
密直副使金若采知申事牓于市曰執敏修等者大
加賞賜 太祖屯崇仁門外山臺巖遣知門下事柳
曼殊入自崇仁門瑩逆戰却之曼殊初行 太祖曰

曼殊目大無光膽小人也往必北走果然 太祖整
兵將發有矮松在百步許 太祖欲卜勝北遂射松
株一時立斷由崇仁門軍士曳車開路建黃龍大旗
由善竹橋登男山塵埃漲天鼓聲震地瑩知勢窮奔
還花園 太祖登巖房寺北嶺使吹大螺一通於是
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出瑩每征討諸將不用
螺獨 太祖軍吹螺故都人聞之皆喜 太祖軍已
至禑與寧妃及瑩在八角殿瑩不肯出吹螺赤宋安
登埸吹螺一通諸軍毁垣闌入郭忠輔等直入殿中
索瑩禑執瑩手泣別 太祖謂瑩曰此非吾本心國

家未寧人心勞困故不得已焉相對而泣遂流瑩高
峯縣李仁任嘗言 李判三司須爲國主瑩聞之甚
怒而不敢言至是歎曰仁任之言誠是矣光美沿珪
承可等逃匿兩都統及三十六元帥詣闕拜謝先是
童謠曰西京城外火色安州城外烟光往来其間
李元帥顧言救濟黔蒼是夜禑與宦竪八十餘人擐
甲馳至 太祖及敏修邊安烈之第以皆屯兵門外
不在家故不得害而還諸將會議崇仁門使李和趙
仁壁沈德孚王安德詣闕請悉出宮中兵仗鞍馬請
出寧妃禑若出我當偕出於是諸元帥領兵守闕請

禑如江華禑不得已乃出執鞭據鞍曰今日已暮左右俯伏泣下無應之者遂與寧妃及燕雙飛出會賓門向江華百官奉傳國寶置定妃殿恭愍王妃初　太祖回軍時與敏修議復立王氏之後敏修亦以為然及禑廢　太祖欲擇立王氏之後敏修念仁任薦拔之恩謀立仁任外弟李琳女謹妃之子昌恐諸將違己意立王氏以韓山君李穡為時名儒欲藉其言咨問於穡穡亦欲立昌乃曰當立前王之子　太祖謂敏修曰其如回軍時所言何敏修作色曰元子之立韓山君已定之策何可違也遂以定妃之敎立昌年九歲

也起禱拜門下侍中賜賛化功臣旆敏修爲五道都
統使賜安社功臣號林廉誅敏修恐禍及已所嘗攘
奪田民悉還其主至是稍稍復奪肆其貪婪又沮革
私田之議踵仁任所爲趙浚䟽劾流昌寧執瑩因巡
軍判書趙仁沃李濟等上疏請誅遂斬瑩年七十三
臨刑辭色不變死之日都人罷市遠近聞之街童巷
婦皆爲流涕尸在道傍行者下馬瑩性剛直務持大
體終身將兵麾下識面者不過數十在鞍馬間往往
賦詠爲樂一夕與諸相飲聯句慶復興唱云天是古
天人不古瑩對云月爲明月相無明諫議大夫尹紹

宗論瑩曰功蓋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為名言松都南德積山上有崔瑩祠塑像傍置寢室土人以處女侍祠老病則更以少艾至今四百年如一日侍女言夜輒降靈交婚云前大護軍金佇前副令鄭得厚潛往黃驪謁見禑佇瑩甥也得厚亦瑩族黨禑泣謂曰不堪鬱鬱居此歛手就死但得一力士害 李侍中吾志可濟也吾素善禮儀判書郭忠輔汝往見圖之仍遺一劒于忠輔曰今八關日可舉事事成妻以妃妹富貴共之佇來告忠輔佯諾奔告 太祖及八關小會 太祖在邸不與會佇得厚夜詣 太祖邸為門客所執得厚自刎死因佇巡軍獄辭連前判書趙方興幷下獄

行曰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共
謀迎驪興王為内應於是遷禑于江陵放昌于江華
廢為庶人　太祖與沈德符池湧奇鄭夢周偰長壽
成石璘趙浚朴葳鄭道傳會興國寺大陳兵衛議曰
禑昌本非王氏當廢假立真定昌君瑤神王七代孫
當立瑤即　太祖姻親也浚曰定昌君生長富貴但
知治財不知治國不可立石璘曰立君當擇賢不必
論其族屬親踈乃書宗室數人名遣德符石璘浚詣
啓明殿告　太祖探籌果得定昌君名遂迎立王王
驚懼而辭既即位遣政堂文學徐鈞衡誅禑藝文館

大提學柳珣誅昌寧妃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十餘日不食日夜哭泣夜必抱禑尸而得粒輙精鑿供奠時人憐之後諫官趙璞等䟽畧曰敬修以仁任姻親欲立子昌以繼其私謀問計於李穡穡亦嘗以昌為心遂定議立之其子種學宣言於外戚曰羣臣議立宗室辛立世子吾父之力也穡之自京師也與李崇仁金士安相期謁禑於驪興而穡先期獨見其獨見之際所言公歟私歟又曰穡世仕王氏受恭愍罔極之恩而附仁任則立辛禑而絶王氏諸將議立王氏則附敬修黜禑而立昌忠臣義士議復

王氏則附安烈黜昌而迎禑其在禑昌亦爲反側之臣矣世爲王氏之臣諂附賊臣使王氏之宗社永絶其罪惡天地宗社之所不容也於是流穡于長湍種學于順天後杖斃鞫敏修于昌寧時欲以敏修立昌之謀出於穡亟招敏修不服曰立昌之罪余固獨當穡實無與焉累日逼之乃服遣諫官李皐等鞫穡于長湍命之曰毋令穡驚動若不服當更禀旨穡果不服曰倡立辛昌非穡所知穡若妄言上天監臨請與敏修對辨獄卒執杖立左右竟日通夜逼之且示敏修昌寧獄辭穡曰回軍議立之際敏修問穡宗親與

子昌孰當時敏修以主將領兵還且與昌外祖李琳
為族同心禑不敢違以禑立久當立子昌為對無首
勸擅立之語詳在本傳一夢集著立王氏辨曰勝國
末葉王辛之紊萬古疑案而禑王策立之決決於吾
先祖牧隱公故公之當時瀕危專以是也今以史書
摭之則禑王辛出無毫絲可疑而然國俗之謗傳皆
曰禑王王氏也余自少疑此事迨老也多稽先輩文
集又參以當日事勢而揣量則禑王之王姓判然無
疑而牧隱公之精忠大節益炳如日星矣以王禑之
不姓辛姓王明言者誰也勝國遺逸元進士號耘谷

天錫有藏廟秘詩是其時人也記詩而密藏也寧或
有爽實之言哉柳眉巖希春曰見藝文館地字庫麗
末實錄則明言禑王之王氏也尹相公根壽曰禑實
王氏而奸臣改他姓也申相公欽曰牧隱當立前王
子之言固大臣事也近又見鎮川人李峣芝之窩謾錄
曰唐宣宗少離十六院到松都寶育家娶育小女辰
義生作帝建作帝建救鬪龍娶龍女生隆隆生麗太
祖建始制姓曰王尊龍女為溫成王后太祖子女兩
腋有龍鱗女之無鱗者下嫁有鱗者配繼序之君麗
壼亂倫始此及禑王之誅也臨刑舉腋曰以我為辛

而王氏龍種兩腋有鱗爾等視之觀者逼視果然云
芝窩未知何人而筆之四百年前事則誠出於無所
為之公心也亦有稽古之信證也又無名一野史曰
禑王妃崔氏瑩女視龍鱗哭曰此非王氏乎凡此五
家言皆非為牧隱公而言者也亦何有於遙遙亡國
之一狂主也皆書之筆直視後無忌則必有公議之
不得不埋者歟古人曰公議百年定申包胥曰人力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嚣去今幾四百年人事固已水
流雲空而理之沉鬱者始自天伸之歟不然則彼數
三名公孰請而孰為之也於是乎舊史亦不足信矣

然則牧隱公之立王氏於不絶如綫之中眞王氏之
程嬰杵臼矣量伊時形勢則王氏之國存無異已輸
羸之棋慱曹敏修李仁任雖擁兵以其決議於牧隱
公者觀之則權柄似在牧隱公之下風矣牧隱公誠
一開口於立宗室之論則定策功勳固當牧隱公之
獨專不此之爲而必欲歸位於前王之緒則眞是利
害禍福之擔却一邊者也旣截然於利福爲則非義
理何也爲有義理者以他人之子爲吾君之子哉舊
史曰牧隱公㤼曹李之勢而然此云而此亦不掩於
反拙者蓋曹李較我 康獻王天與人歸之初則誠

欲休爲如之何此不休而休彼也舊史又曰牧隱公當對立禑事引牛晉事云云而細味其言不無言外之旨而此言之誠出於牧隱公者亦不可的信於舊史之有所爲而爲者也且麗末純忠之卓落無如鄭圃隱而禑王元年除大司成繼爲常侍直提學十年拜政堂文學至判三司則明知非王氏而立其朝食其祿乎牧隱公則義方而跡圓事固有微婉處若圃隱公則平生事無不峻烈雖以此一老委質斷之禑王之爲王子益章章矣且舊史曰恭讓王欲寬於立王昌之獄仍問圃隱公則對曰然但李某無節操有

何罪云誠若史言亦見其微意在處矣麗之忠臣崔
瑩亦卓矣則以其女配禑王亦可驗王之非辛矣然
則縱非清州之獄大雨而牧隱公立王氏之忠可定
百載之論草屋子金震陽疏曰刑施於不當刑之人
求罪於本無罪之人上指禑下指牧隱公云者誠炳
然於王非辛而牧隱公心事自伯仲於夷齊之間也
此事斷案於宋文正所著牧隱公墓碑而數三家明
證出於其後則尤是百世俟不惑者歟且牧隱公雖
多濫筆於佛徒文字而皆有不獲已者元不出悅其
道之意若考本意則篇篇皆有露焉是以臨終揮佛

者之說則何嘗不自重於任儒者事而近世黃口輩
曽不知牧隱之為何許人而妄說矮人看墻語曰牧
隱染佛云衆蚩之無知識又可哂也宋文正所述牧
隱碑陰記曰牧隱請行三年喪禁僧徒明伊洛學皆
有可據之實而史亦隱沒云牧隱之立王氏業理學
誠廓如於宋先生之筆矣麗末大臣之齕齕於我朝
權臣者無如牧隱則攻此平生大節之兩件事不遺
餘力無足恠矣而近世蒙學輩不從宋文正之說甘
心於道傳輩醜正之筆眞不可測也近來崔昆侖昌
大集曰禑王之為恭愍子斷然者耘谷元天錫詩也

其詩題曰今月十五日國家以定昌君立王前王父子以辛旽子孫廢爲庶人詩曰前王父子各分離萬里東西天一涯可使一身爲庶類寸心千古不遷移又詩題曰前王父子賜死詩曰一國豈能流景祚九原難可雪幽冤又著野乘曰吾王之子爲辛旽子云此當時目擊之人此顧不爲斷案耶麗史鄭麟趾等所撰何足信也退溪書曰國家萬世後當從耘谷議象村彙言曰禑昌事當以元天錫所記爲信史云區區之見此有所受云云崔說晩出而无的當也

安牛山邦俊問答曰禑昌若非王氏則牧隱何以曰

當立前王之子圃隱何以臣事之乎又有一大證王子承統者左脇下例有金鱗三隻禑死江陵昌死江華皆有此表高城人李時春楊蓬萊士彦之妻父也時春曾祖母居江陵年近百歲自言幼時聞前王被刑隨父兄往見之則王臨刑謂左右衆人曰吾王氏本龍種左脇下皆有金鱗解衣示之果有三金鱗大如錢衆皆驚歎無不涕泣云以此觀之禑昌決非辛氏而史之云云者作史者媚悅我朝亂後世眞贗之言也

叅判李選輯麗末遺民事蹟名曰勝國新書語
多爽實近日内閣官成海應著故實考與余抄

附牧隐事蹟

西厓柳氏成龍曰麗李圃隐如袁粲牧隐如楊彪此
外無論矣又曰人情鄉似物無情觸境年来漸不平
偶向東籬羞滿靣真黃花對偽淵明此牧老作而此
老心事盡在此矣○按牧隐此詩益見其悲時當我
朝已成無彊之業則牧隐睠顧之思發之詩者如此
盖言其流離棲遑志無所成有愧淵明高逸閒適故
耳此詩之見貶者未知何以觧詩旨而抑人心之不

同如人面耶

芝湖李氏選曰乙亥　上宴韓山伯李穡也穡曰開國之日何不使我知之我若知之當行揖讓之禮吏有光矣豈若使馬賈爲首乎指裴克廉也南誾曰何得使汝老腐儒知之乎　上叱誾使勿復言○按本朝開國時牧隱謫在驪州縱使知之何以行揖讓之禮且我　太祖自海州輿疾還邸牧隱圃隱諸賢陰誘臺諫劾趙浚鄭道傳等及圃隱歿金震陽曰鄭夢周李穡禹玄寶使李崇仁李種學趙瑚謂臣等曰判門下李太祖舊諱恃功專擅今墜馬病篤宜先制羽翼趙

浚等然後可圖也牧隱旣與圃隱共議而又與浚誾

連謀雖工於反覆者必不爲而謂牧隱而爲之哉且

震陽之招在壬申四月牧隱之子麟齋時流嶺南杖

死而七月 太祖登極牧隱雖欲知之誾輩寧使知

之而牧隱乃有此言乎且牧隱苟欲諂媚則不稱臣

而稱我乎芝湖亦言其不稱臣之證於此不知非牧

隱之言乃斷爛曲筆誣人以不然之事惜乎明者之

不見其破綻處

又曰牧隱於廢禑時以當立前王子爲言者眞大臣

事而其能終得不死者正以其怵於死生當其鞫時

極力分疏故也不然安得保其命乎○按牧老之不
死於鞫問以 太祖之敬重也不然諸臣以立昌為
罪而牧隱先發其議則雖貴分疏豈或貰之乎且此
獄特胥敏修等而初無殺戮故敏修止於竄俄而放
歸田里李琳以辛昌之外祖止徙鐵原則牧老奚獨
死哉而乃以分疏為咎乎且麗史出自開國諸臣之
手其所筆削最不可信且所引胡氏牛晉之說決非
牧老之言胡說本荒恠則牧老豈不辨破而援喻之
乎

又曰其他進退尤多苟且終至 聖祖開國之後浸

浸然失身之歸凡其載於史傳見於碑狀皆班班難
掩而今見此篇乃以史臣及門人等據事直書之實
都歸之誣筆而所取信者不過其遙遙雲仍臆揣無
據之說（此指尤老所著牧隱碑文）○按麗史出於鄭河東行狀出
於權陽村碑銘出於河晉山鄭則佐命元勳欲藉牧
老以重本朝如賀循之歸江東也權與河則牧老之
門生也而有吹薤之戒又麟齋兄弟罹禍而餘悖尚
存故保全牧老於盛際凡屬牧老大節皆遏而不書
此固不足取信而家間傳聞故多的實松窩雖有訛
謬豈以虛無之說誣先耶其謂失身者尤是誣賢之

甚者賢者行止固非後生微見可測知而大抵圍隱
其跡也方牧隱其跡也戢且遺裔畏約未體當日之
苦心書以本朝所加之職者牧老何以逆止之哉只
可自請而已後唐劉仁瞻守壽陽臨死而屈節於周
非其志也故朱子書仁瞻卒以唐爵書之先賢用心
之公如此後人不師此而責人動欲索瘢何也
又曰碑陰記以牧老謂禑於驪盛稱其忠義夫謂禑
之事固善矣然亦非他人所不敢為而敢為者也至
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以況之亦云過矣禑之生日
我 太祖與沈德符裵克廉鄭地等亦享禑於黃驪

其前都堂再遣宰臣獻衣惟其如是故鄭道傳論治
牧隱雖以此爲罪而亦不深治焉○按牧老立昌之
議已得罪於本朝功臣我 太祖之享禑固無論且
如鄭道傳輩同享都堂之獻衣皆不足爲罪獨牧老
異於是盖其情迹非比道傳輩猜疑加倍而乃與李
崇仁等私謁於黃驪者豈非其大節乎其所言雖未
可知想當有機密事故擧禑之妃父李琳以自代而
未久又有趙璞之論劾此豈無所以而然哉道傳方
甘心牧老而臚列之際其端甚多想以前勘不及此
耳此何足爲恠

又曰牧老殁後　皇朝陳學士璉撰其墓誌而所書
多有不可書者然陳璉之文過據吉昌之狀有當時
用事者忌公不附己等語其時臺諫宰樞及諸功臣
論李種善之妄通中國人求墓文請罪之河崙亦以
不改其語而撰其碑又被論矣夫用事者忌公一語
何至為大段罪惡而時議之非亦尚如此陳璉之文
若有過此者則種善等何以得保首領乎○按中朝
之知牧老深於本朝諸人觀於錢牧齋列朝詩集牧
老小傳可知傳引東史稱其與圃隱同心終始不變
臣節此盡之矣陳學士至以為所書多有不可書者

安知只按吉昌之狀而不見他狀德之文耶雖以吉
昌之狀言之用事者忌公不附己等語必以大膽書
之而其言外之旨可見則芝湖以此語謂不至大段
罪惡者未解何謂用事者即鄭道傳輩而道傳輩即
何人也忌其不附則牧老之心事尤可明白吉昌既
在本朝更以何等加於此者書之耶之如是泛然句
語則何至有臺諫宰樞諸功臣之論劾耶
又曰牧老於戊辰自請朝京也 皇帝引見數四從
容賜語則其所以為麗朝計者宜無不至而今見於
史者只請親朝而已此一節乃牧老為王氏最用力

處故我 太祖亦稱之曰慷慨哉是翁牧老之赴京也恐其未還而有變請 太祖一子從行 太宗實為其時書狀官每入 帝庭必與偕焉則其所敷奏者親朝監國之外更無他說不待辨而可知矣又以彝初事謂牧老亦將以有為而吉昌之狀只書悒公者誣之為恨然吉昌乃其門人而同其禍者豈有不知而言之若此哉牧老果送彝初而終又諱之則其為人果何如也況其事甚齟齬徒為身禍而無益於事哉其非牧老所為不待辨而自明矣○按牧老之朝京一節即是大力量使此計得成則本朝事未可

知也竊想崔瑩之攻遼非爲犯順也專謀我 聖朝
也其計以爲有功則驅送中國以除偪也無功則解
子上國以加罪也且威島地形行下盛夏霖雨崔瑩
豈不憂此而乃以三軍之重付我 聖上手趙璞疏
以見禍妄犯上國而不言之殊不知牧老之不言已
預其謀也且牧老奉使在威化回軍之歲以 高皇
帝嚴威方蓄怒而待牧隱往當靡斧鉞而反加以恩
禮且我 聖祖誅犯順之崔瑩則理當加禮而別無
大恩澤反以宗系之誣騰之會典使臣之往多不得
死安知牧老此行不有斡旋之機而其奈王氏祚短

方當漢語從容之際　帝不諦聽矣既無以導其志
則以監國之請請之王官監國則本朝之化家爲國
豈易易乎彛初事固齟齬而事之不成特韋耳不有
趙胖之對卞安知無問罪之師乎竊意王氏方危故
牧老諸公必百計爲之地雖其齟齬難合而亦必預
其謀矣吉昌云忌公者誣之忌者豈非道傳輩耶且
吉昌亦與其獄何可以是爲不送彛初之證也
又曰牧老文集刊行後朝家行會諸道收聚京外所
藏焚滅其第幾編未知其所記何事而若是直書革
除時事則其子孫必不敢刊行以自取禍且牧老精

神必不能辨此則其非直書時事皎然矣 太宗嘗
命焚中外讖書而此令乃同時并下者牧集所焚之
編盖亦有讖說之屬也牧老不無興起斯文之功而
崇佛亦甚至於斷肉國初從祠聖廡而旋即黜享此
在柳眉巖所記未知果在何時而其有表奬忠節者
則尤無聞焉○按牧隱集焚滅之擧安知無記事如
元天錫詩者錯落其間哉詩中有曰觸境不平又曰
松軒當國者觀之其眷顧欝結之意溢於言外其
見存者如此則其不傳者可知豈不爲諸功臣所惡
乎且牧老之請行三年喪禁絶僧徒而明伊洛之學

使東俗丕變則乃復隱沒而據其不得已應製此筆
之數箇禪碑謂之倭佛史筆所稱已不稱傳且如斷
內等語乃指牧老之托言齋素也托之者亦有深意
則乃復援以爲罪乎聖廡黜享雖在眉巖日記苟有
此事當載公私傳史而寥寥無聞又何哉
又曰牧老初心未嘗不爲王氏故立昌之事乃其平
生最可觀處而特其禀氣弱畏死甚當其鞫問之時
極力分疏得免於死甚至子死而不敢哭入哭於空
山無人處○按哭子深山事竊意如金河西慟哭亂
山事而後人不究此而謂之一哭於空山無人處兩

子既罹禍而身將陷不測則不哭而有何益哉當鞫問分疏之語豈指長湍獄耶其云禍立已久當立子昌是也其與李原明語辛禑之廢置江華朝夕膳奉者亦是也此實狀也何分疏之有乎

又曰　太祖開國之後卽令放送則與偰長壽諸人不待名命而來謝恩宥矣在五臺時封韓山伯而名之則又不辭而至矣賜科田一百二十結米豆一百斛則又不辭而受之矣拜義城德泉等都提調則又不受而受之矣朝廷之待之一如原任大臣自己之所處又未嘗明白故其子與門人於碑狀不得不以

本朝人處之矣○按革除之際凡爲臣者不殉節則
必失節惟此二條而已以牧老之文章道學旣受本
朝之官又食本朝之祿則自壬申至乙亥四年之間
其潤色皇猷導率儒化凡有光於本朝者史當不勝
書而乃蔑蔑無所稱何哉受其官而守自靖之義食
其祿而懷同僕之道決知無是理也此下塡此一句
好矣且公私文籍書以本朝爵俸而牧隱則無一言
辭受一節者後人一胡不斟酌其義耶吁亦異哉竊
意牧老思歸驪興嘗處五臺者必以驪興卽辛禑廢
黜之所五臺在江陵卽辛禑受刑之地也不忍離此

兩地春䫋跼蹐者其情極悲雖敢迫上道勒令受官
尚有不可從者况自来而謝恩不辭而受祿豈牧老
云乎哉此不過便殿一見而附會之耳碑狀之系以
本朝勢不得不然家人門生旣畏斬伐之禍又避形
跡之嫌不敢不從本朝之制如圃隱之以本朝賜諡
文忠稱之

又曰 太宗嘗曰李穡行狀以為不事二君 太祖
回軍之日送酒以迎猶可謂不事二君乎 世宗亦
歎曰前朝之季忠臣甚少如李穡亦不能效節能為
舊君不改者其惟鄭夢周吉再乎至於權近上書請

褒麗季立節之人只擧鄭吉二賢及金光山若恒而
不及於牧老權乃其門人而非徒不敢不擧麗史乃
鄭麟趾徐居正所撰而徐又外孫於本傳書之曰志
節不固又曰麗亡入我朝此豈無所以而然哉○按
太宗聖訓不知見於何書而竊有所疑者威化回
軍也 太祖時未化家則固無二君之嫌送酒恐不
至於失節 世宗聖訓中不能效節之敎似指牧老
不能殉難如鄭圃隱也至若吉冶隱則行止出處與
牧老無甚參差恐不必扶此而抑彼且如陽村疏中
擧鄭吉及金光山實涉未詳光山誠不應推戴之謀

而及開國為本朝奉使而殺㸔何大節與二賢并稱
于其取舍之不的如此宜其遺牧老也且麗史中志
節不固云者盖牧老大節始與圃隱齊稱而圃隱則
死牧老則生以是不能無間然然殊不知牧老亦與
圃隱之謀特不死偶耳驪興之徙終亦不免語其心
則死不死初亦無間只以為死然後謂之節則箕子
何不同伯夷之餓死而遠避朝鮮耶且賢者之心未
易可測牧老之不死安知不有為也史稱入我朝者
曲筆無足多辨𣱿老所云其誣甚矣者不當明白的
實耶

又曰牧老若以布衣條帶長揖不拜曰老夫無座且
辭封爵則權近之請褒治隱也何乃曰為舊君守節
能辭爵祿者唯此一人耶○按陽村唯此一人之語
欲以重治隱也其時徐掌令則獨不為舊君守節乎
而惟此一人斷之耶苟以爵祿罪牧老則何不并罪
治隱之如京上箋乎苟以來謁罪牧老則何不并罪
治隱之進講乎
又曰最所無據者莫過於燕灘畢命之說而此乃牧
隱後孫李塈所記也若塈之為人士林所知其言固
不足有無而誣罔之甚亦不可不辨也設令牧老抗

節不屈有如文山伊時禑昌已誅恭讓已殂王氏已
無遺投海則有何周防之慮而且其志節苟且至於
如此頗何足畏忌而必置之死耶當初道傳等必欲
甘心於牧老而 太祖猶且庇護而曲全之寧有開
國五年人心已定之後始乃陰害之理乎○按一時
之耳目可欺百世之人情難誣牧老如已委質於本
朝則人必以權陽村待之矣如無燕灘之畢命則人
必以沈侍中待之矣豈牧老之云而祠院磊落相望
哉屯老嘗言久在驪浦驪人及山僧輩皆指燕灘曰
此牧老畢命處也賢者豈欺余哉且伊時王氏雖已

盡除人心懷思前朝謳吟不已如杜門諸賢矢死不從憂畏如此牧老安得不死且王氏之被戮專由於道傳輩則牧老之飮毒即此輩之所擅豈 太祖所使觀於麟齋之死 太祖怒孫興宗可知也已
又曰行狀及本傳皆云公之疾革有僧至欲語以其道公揮之曰死生之理吾無疑矣言訖而逝安有飮毒急死之人猶能臨化從容有如是耶其言之虛妄於此尤可見矣○按賢者定力未易可測劉青田之被毒於胡惟庸也尙能入朝自言徐孝嗣之被毒於宋廢主也飮至數斗不亂古人雅量固如是矣乃以

臨化從容反疑牧老不亦異哉○附錄牧隱曾孫有
觀察使蓄自廢於 端宗癸酉後直提學浭世稱六
臣也一夢集曰六臣及生六臣外又有棄臙仕自坎
坷者十一人余嘗見古野說曰十一人中一人即吾
先祖觀察使諱蓄也今忘未記何人所著也公之墓
表曰 景泰癸酉觀察黃海道九月辭職退居高陽
村墅恬閒養性二十年公性簡重寡言笑有才學歷
華貫方向用而退處林泉不復希進於世非有卓然
志焉能爾也李竹泉德泂氏撰感懷堂記曰觀察公
際遇 文廟其為監司也聞 魯山遜位以病辭歸

仍居墓下二十餘年屏跡京師三灘李公承台銘其
墓曰非有卓爾之見焉能至此云先祖當朝家維新
之時家世則稼牧麟三公之高曾孫也連姻則大君
府院君之臣室也進以南臺天曹佐貳則坦路青雲
何官不做而一朝脫屣華盛終身佗傺則其心豈不
曰臣之不死外藩之待罪故也若窮人無所歸則何
可復廁朝端以紆青拖紫爲哉寧爲松柏之保節不
作桃李之向榮身雖存而志捐生矣寸心已決遂至
二十年貞固其辛苦亦一生六臣嗚呼靡 聖祖包
容之德培養之烈吾先祖亦安得林泉之自安哉先

祖危裏苦節直可三光之揭炳○高陽墓下土人尚傳望魯庵舊址云○梅翁閑録曰李監司泰淵即牧隱小子提學種學之裔也少時夢一老人自言我乃汝之牧隱先祖也吾嘗愛小子種學今子孫失其墓樵牧不禁吾甚傷之汝須訪其墓可也李公夢中拜手致敬曰雖欲求之其道何由老人曰汝求吾文可知遂驚覺悦然莫知何謂考諸牧隱文集無可徵每逢人問牧隱遺文有處有人言嶺南某家有牧隱若干遺文云公適為公山縣監委送人求來遺文果有提學公墓表云墓在金川地某里還朝後以玉堂言

事坐罷棄閑亟往金川徊徨境内村閭茫然無涯暮
宿一村盤問其主人曰此近地或有古塚流傳古宰
相墳墓者否其人曰吾家後曾有古塚初有表石以
其陰記中多錄墓田所在故村人埋之而盜其田云
遂訪其埋處掘出表石字畫宛然可考乃改築而修
其香火牧隱之距今三百餘年而精魄之不爽如此
古之名賢其受天地精英之氣能以身為天地之綱
常義烈之氣凜然如此其所以千百年䰟氣不散者
歟其家傳說曰公少有是夢廣問無所徵信及按嶺
臬行部到陜川地未及邑治大雨暴注避入路傍閭

舍乃本郡功曺家也招功曺問爾家或有書籍之可閱者否功曺曰自祖先傳来有牧隱集一冊莊于篋裡命巫搜来果是牧隱遺稿其中有麟齋墓表曰墓在金川王後陵某坐原乃厚賞功曺遂得麟齋墓云

公精神過人有夢則輒應公之婦翁柳監司景緝墓以不叶地理遷奉他吉地後公夢柳公来贈詩有平生半子恩情重之句云

本朝戊午史禍

我朝中葉始有士禍後又創東西人老少論黨名明儕各殊骨肉歧貳偏論一定寬枳刀鏟有不足辭卒敗常性者舉世然也故諺曰偏論出後無君子噫鰈域雖蕞爾生靈則百萬舉將淪喪其天賦無以捄之可哀也已

柳子光府尹規之孽產也居南原幼時規指一巖石削立使子光賦之子光題曰根盤九原勢壓三韓規大異之使日誦漢書一大傳漁蓼川銀口魚一百尾日以為常子光誦不遲滯漁不縮數及長有勇力善

緣高如猨狖狀少無賴博奕爭財物晨夜浮遊街上
遇女則捽而淫之規以其所出微又縱悖如此累加
榜撻不之子也初屬甲士李施愛反上疏自薦討賊
光廟奇之召試殿前捷如猿猱從軍還擢文科壯
元拜兵曹正郎子光素忌南怡才能出己右會 睿
宗新即位彗星見怡以兵曹判書直宿禁中與人論
彗星乃除舊布新之象子光亦入直隔壁竊聽其言
搆揑密啓怡坐誅時年二十六子光錄功封武靈君
躐至一品階常自稱豪傑之士天性奸邪見者側目
成廟時欲釣奇圖利論韓明澮有跋扈之狀 成

廟燭其奸流東萊尋放還然 成廟知為亂政之人
但復勳封而已心常怏怏李克墩兄弟秉權傾身附
之嘗遊咸陽作詩鏤板懸于壁金宗直守是郡見之
曰何物子光敢爾耶即撤焚之子光切齒然以宗直
方寵渥反阿附其卒也為文以哭比諸王通韓愈宗
直門人金馹孫為諫官疏論克墩與成俊相傾軋將
成牛李之黨克墩大怒及燕山戊午修 成廟實錄
克墩為堂上見馹孫翰林時史草書 成廟之喪克
墩為全羅監司不進香京師而載長興妓而行又書
光廟事載宗直弔義帝文克墩欲仍此報怨言於

摠裁官魚世謙欲上達世謙愕然不荅乃謀於子光子光大喜携酒往盧思慎韓致亨尹弼商家先叙不可忘 光廟之恩相與涕泣而動其心然後乃言之盖思慎等 光廟寵臣而致亨族連宮掖料其必從故也遂共請差備門呼都承旨慎守勤耳語良久乃啓之初守勤亦見彈於臺諫銜之曰朝廷是文官掌中物我輩何為至是羣怨義叢集主又猜暴不喜學問尤惡文士乃曰要名凌上使我不得自由皆此輩也欲一施快而未得其便子光摘宗直弔義帝文及述酒詩自為註釋逐句解之使主易知以啓主大喜鍛

鍊命設鞫使內竪金子猿掌出納餘不得與聞主命
義禁府經歷洪士灝都事愼克成拿来馹孫時馹孫
得風疾在咸陽鄕家主又命別監騎能走馬往中路
察拿来遲速飛報馹孫拿至七月十七日主御修文
堂鞫之思愼弼商致亨子光守勤注書李希舜叅鞫
問史草何以誣 先王朝事供曰史記有先是有初
故追記 世祖朝事 德宗貴人事聞於貴人之侄
許磐云又問請復 昭陵事供曰 先王立崇義殿
封王氏後欲聖明行仁政云爾馹孫嘗爲忠清都事
時有請復 昭陵䟽也又問後殿曲事供曰昔在西

湖也茂豊副正揔携琴来訪彈後殿曲其音哀切非治世之音故弁及於史草再三盤問同議史草之人只供臣既輸情請獨死洪士灝搜馹孫家得李穆書言史事大槩君之史草在成重淹房言堂上以不逐日記事不欲載之吾言金李雲一字無得遺脫云問士灝馹孫在道云何士灝曰馹孫云此必是李克墩發史事也克墩遭 國喪奸妓及貪贓事吾書諸史草克墩祈刪去吾不從故懷怨致此云許磐供曰德宗昭訓尹氏事疑而語諸馹孫必誤以為權氏也李穆供曰 魯山淑儀權氏即權擥之族也其奴婢

田地孼盡占不給致淑儀飢困故嘗薄之云是日主
教曰金宗直草芽賤士　世祖朝登第　成宗朝擢
置經筵以至刑曹判書恩寵傾朝及至病退　成廟
猶使所在官特賜米穀以終其年今其弟子金馹孫
所修史草内以不道之言誣錄　先王朝事又載其
師宗直弔義帝文其辭曰丁丑十月日余自密城道
京山宿踏溪驛夢有神人被七章之服頎然而来自
言楚懷王孫心為西楚伯王所弑沉之郴江因忽不
見余覺之愕然曰懷王南楚之人也余東夷之人也地
之相距不啻萬有餘里而世之相後亦千有餘載来

感于夢寐玆何象也且考之史無投江之語豈羽使
人密擊而投其尸於水耶是未可知也遂為文而弔
之惟天賦物則以予人兮孰不知其尊四大與五常
匪華豊而夷嗇兮豈古有而今亡故吾夷人又後千
祀兮恭弔楚之懷王昔祖龍之弄角牙兮四海之波
殷為衁雖鱣鮪鰍鯢曷自保兮思漏網而營營時六
國之遺祚兮沉淪播越僅媲夫編氓梁也南國之將
種兮踵魚狐而起事求得王而從民望兮存熊繹於
不祀握乾符而面揚兮天下固無尊於芊氏遣長者而
入關兮亦有足覩其仁義羊狠狼貪擅夷冠軍兮胡

不收而膏諸斧嗚呼勢有大不然者兮吾於王而益
懼為醢腊於反噬兮果天運之蹠盭郴之山磝而觸
天兮景晻曖而向晏郴之水流以日夜兮波淫泆而
不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旣兮魂至今猶飄蕩余之心
貫于金石兮王忽臨于夢想循紫陽之老筆兮思螴蜳
而欽欽擧雲罍而酹地兮冀英靈之来歆其曰祖龍
之夫角牙者祖龍秦始皇也宗直以始皇比 世祖
也其曰求得王而從民望者楚懷王孫心也初項梁
欲誅秦求孫心以為義帝宗直以義帝比 魯山其
言羊狠狼貪擅夷冠軍者宗直以羊狠狼貪比 世

祖擅夷冠軍者 世祖誅金宗瑞等也其曰胡不受
而膏諸斧者宗直指 魯山胡不收 世祖反為
世祖藍腊其曰循紫陽之老筆兮思踵躡以欽欽者
宗直以朱子自處其心作此賦而擬於綱目之筆馹
孫賛其文曰以寓忠憤念我 世祖大王當國家危
疑之際奸臣謀亂禍機垂發誅除逆徒宗社危而復
安子孫相繼以至于今功業巍巍德冠百王不意宗
直與其門徒譏議 聖德至使馹孫誣書于史此豈
一朝一夕之故哉陰蓄不臣之心而歷事 三朝予
今思之不覺憯怛其議刑名以啓時子光以獄事自

任每於子孫傳教時若加嚴刻則子光俯伏于前曲盡阿媚之態似若申謝者然又啓曰馹孫之惡宗直誨之也宗直詆毀我　世祖宜論以大逆不道其所為文不宜流傳主從之凡藏宗直詩文者今於二日内各自首納焚於賓廳前諸道館舍留題懸板并環翠亭記毀撤以報咸陽之怨也子光欲乘主怒為網打之計曰弼商等曰此人之惡為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其黨不可遺一人思慎搖手止之曰武靈何至為此言豈不聞黨錮之事乎禁網日峻使士流無所容而漢隨以亡清論之亡非國家之福武靈何言之

謬耶子光小沮然必欲窮治獄事思慎又止之曰吾輩所啓為史事今不干於史事者因係日衆非吾輩本意也子光不悅及定罪之日思慎之議獨不同子光作色詰之各以其意兩啓之主從子光議宗直以

大逆不道剖棺斬尸馹孫權五福權景裕以黨惡相濟稱美其文書諸史冊并施淩遲處斬李穆許磐以誣飾　先王所無之事傳相告語筆之於史穆磐并斬姜謙決杖一百籍產極邊為奴表沿沫洪翰鄭汝昌茂豐副正摠等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等知亂言而不告并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宗

準崔溥李胄李黿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珍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爲朋黨互相稱譽譏議國政謗訕時事幷決杖遐遠付處成仲淹李宜茂幷從輕杖流而流人等幷定烽燧庭爐干之役修史官洪貴達趙益貞許琛安琛等左遷是日晝晦大風雨拔木飛瓦人皆顚仆股慄子光意滿氣得揚揚歸家自是威行中外朝廷視如毒蛇莫敢忤其意趨利之徒盈門士林喪氣相戒黌舍無讀書聲

被禍諸賢原本甚畧畧撮其偉蹟以附下倣此

佔畢齋金宗直字季昷刑曹判書一號景濂曹偉妹夫學問文章爲儒宗名

儒韻士多出其門教授隨其資品故金宏弼精於理
鄭汝昌精於數金馹孫李穆俞好仁權五福姜謙曹
偉襲其文章南孝溫洪裕孫茂豊副正摠等學為處
士鄭希良得其業了陰陽李宗準傳其醫藥書畫其
餘各以一藝名世者難以悉記其弔義帝文在 光
廟三年其時適會而未詳何意也燕山新立皆稱英
明獨宗直以老辭位歸人問曰今王英明先生何辭
位而來宗直曰觀新王眼睛如吾老臣得保首領難
矣未幾有戊甲之禍 成廟嘗建環翠亭命詞臣作
記使宗直科次徐居正之作墨點三下餘皆塗抹

上命宗直記之一揮而就　上佳賞令揭楣間居正問其族侄曰余主文衡二十年人謂我何曰皆嫌其久有妨他人塗轍居正憮然有間曰余讀金公環翠亭記已大開自家塗轍及逢文衡居正素猜宗直以以洪貴達代之物論嘩然金時習詩云平生可笑事貴達爲文章世傳戊午之禍萌於環翠亭記○濯纓金馹孫字季雲校理魁偉有器局文章汪汪若河海作秋懷賦可見氣像○虛庵鄭希良字淳夫工於詩精於數學能食生果數斗喜飲酒曰吾飲濁酒則三大器清酒則二大器燒酒則一大器不喜杯勺但大

椀健倒耳自笑其命知某年吉凶以檢閱戊午謫義州放還遭艱居廬于高陽仰觀俯察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吾輩亦且不免思欲遯世有山僧往來相與定謀時時獨往山壠徘徊入則垂涕齋僕以為思親也壬戌端午日山僧至希良散步坡壠間給僮僕採筆管菜來吾思食之僮還則已不在矣細蹤之至祖江上置草屨喪冠疑沉江竟不獲尸其族海平君鄭眘壽啓令物色之主曰狂奴逃死何用尋為有人於妙香山遇一衲自為寒乞非俗緇他日更訪不知所之無疑為希良云金安國為按使止驛樓一云川院加壁

間題二詩曰鳥窺頹垣入僧汲夕陽泉山水爲家客
乹坤何處邉風雨驚前日文明負此時狐節遊宇宙
嫌鬧并休詩墨尚淋漓安國大驚以爲希良詢驛吏
曰俄有老僧登樓吟眺望見驕慞徐下樓去急散人
旁搜不得卜者金倫少遊妙香山遇方外士李千年
盖希良變姓名也從遊六七年得授數術千年嘗推
上中下三元人命成累百卷細書如毛大如斗名明
鏡數一日夜靜坐山房有狐鳴于前山聲甚急千年
向山誦呪數聲彈指數次翌朝使倫尋之狐吐血死
倫驚拜願更學符呪神方千年曰吾使爾未治心而

先從事於此必傷人害物不可教也倫怒潛竊三元
明鏡數百卷而逃賣下百不一差其書經亂多逸希
良為僧謁退溪論易退溪疑之曰鄭希良為僧云今
時事無虞何不更仕僧曰希良雖生不服親喪不孝
棄君逃世不忠不孝不忠何敢更出世乎言訖辭去
曰將宿後山草幕使人跡之已遁去希良娶妻踈棄
不見面妻老居祭端午以為忌埋委裘為墳在高陽
星山有人題墓曰怊悵飈輪何處邉水雲蹤跡去悠
然東人尚道十年事楚俗同悲五月天甲子已知危
戊午翰林爭似作神仙虛墳親墓今猶在與我先塋

偶一吁李荇詩曰毁譽紛紛萬古騰此公心志不模
稜楚江何處尋遺佩頗寄纏筒五彩繩○睡軒權五
福字嚮之校理生有異氣學行高潔文章發越權景
裕字君饒校理清直不接俗客落落有諫臣風鞫內
庭擲筆厲聲從容就死子沆同死○李穆字仲雍評
事能文章尚節義在太學時　成廟違豫　大妃令
女巫禱泮宮穆杖逐之　成廟佯怒令悉錄儒生姓
名皆逃匿穆獨書上　上嘉之特賜酒尹弼商當國
奸邪穆因天旱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道遇呼
曰君欲食老夫肉耶穆昂然不顧而去弼商陰助崇

佛穆抗疏目爲奸鬼 上大怒親問鬼字之義穆對
曰所爲如是而人不知曰鬼人䀚其敏右相許琮力
救配公州後與趙舜同爲正言駁盧思愼至是𢕟啇
思愼皆爲委官挾前憾搆殺𢕟啇謂思愼曰舜亦可
殺思愼曰是何言也終不聽○濫溪表沿沫字少游
及第壯元同中樞有文名交遊一時名流○許磐字
文炳承文權知嘗語左相洪應曰世子國之儲君今
與宦侍居處不可云○草堂姜景叙字孚文承旨爲
人清白有一卒遺其兒雞卵數顆夫人却之曰豈可
以兒故累良人清德乎其氷蘗之操刑寡如此每讀

韓休傳至明皇貌瘦天下肥之言掩卷涕下嘗曰士
當行已以正立朝以直茂豐副正揔　太宗曾孫滁
宕不羈能詩書善彈琴有晉時風搆別墅于楊花渡
具小艇魚網自刺漁船邀詩人騷客日致好詩千百
篇自號西湖鷗鷺主人有俗客至自棹必避南孝溫
詩所謂王孫解刺舟是也兄文潤弟而直而悅公檡
公幹與父牛山君一時莊戮談笑自若李長坤惜其
為人而歛泣○洪瀚參議性剛直忤權貴杖流道卒
兄副學洞承旨湜南陽有三賢祠○慵齋李宗準字
仲鈞吏曹正郎能文章善書畫以書狀官赴京見驛

館畫屛不佳以筆塗抹驛官惦詰之通使曰書狀能
書畫必不滿意而然也譯官悟而首肯之回程至其
處張新粧二素屛宗準一書一畫俱盡其妙觀者歎
賞戊午流北界經高山驛書李師中孤忠自許衆不
與一律於壁監司以聞主以有怨意鞫殺之洪貴達
救解不得○木溪子姜渾字士浩文名亞於駙孫杖
流放還主喪其嬖姬哀悼甚令詞臣誄之渾作祭文
多稱美悲悼之狀主悅由是得幸士論短之渾嘗往
嶺南眷星山妓銀臺仙及還馱到扶桑驛先驅持寢
具已過去渾與妓宿於驛舍贈詩云扶桑館裡一場

歡宿客無衾燭燼殘十二巫山迷曉夢驛樓春夜不知寒妓到尚州別去渾踰鳥嶺遇星山呂姓者裁書寄妓曰吾與娘素不相識接神交於千里之外豈有宿緣耶商山別後薄暮到幽谷虛館閒寂簷溜玲瓏挑燈兀坐情細不必言也明朝踰嶺澗水淙潺山禽響答魂散骨冷不能爲懷雖欲聽娘玉笛一聲其可得乎妓以詩及簡作屛風渾有筆法醉墨交輝若絆龍蛇士之過者求見饋遺賴以自給云　中廟朝至判府事○成仲淹字彥邦弘慱譎河東次曺偉詩曰往事春泥鴻著爪浮名滄海劒無痕甲子被禍死○

李繼孟字希醇至賛成○舍人李惟清字直哉救宗
直刑配江界○李幼華掌令○姜謙玉堂○鄭承祖
翰林被罪於戊午而加禍甲子者移附於甲子條
搆禍凶人柳子光武靈君都摠管○李克墩爾瞻祖先○
尹弼商領相坡平府院君少時朝京訪善卜者問命
途終始曰平生壽位俱隆但死於三林之下其後廣
詢卜者皆未解三林二字燕山竄于珍原寄寓邑内
一日夕鄰居人倩傍居耘手曰来日朝齊會于上林
之田弼商偶問何謂上林舍人曰此去五里地有上
林中林下林之名弼商始憶三林之下仰屋憮然曰

吾死於此未幾主命斬于三林之下伏尸野外旬日不收烏鳶不食鄰犬不顧親屬皆安置絶島要報私怨而弼商嘗欲殺李穆遂起戊午之禍勸盧思慎殺趙舜燕山暴虐大抵弼商導之云三林之及豈非天道也哉○韓致亨領相清城府院君嘗判刑曹衙事甚勤郎官頗厭苦之族侄韓健時爲正郞從容語曰魚咸從世謙晩仕早罷尚無不可尊叔何自苦若此致亨再頷之曰咸從道德文章俱優雖懶於聽斷猶有可取而吾與爾無他所長謹守所職不亦可乎致亨有寒疾彌留家人夢見黑衣數十肩彩輿自天下前

後威儀甚盛致亨忽乘輿騰空而去俄而卒其族姑
入中原為 帝嬪被寵遇成化間致亨入朝奏事明
審擧措中禮特賜犀帶一腰東人之受 天子寵賚
古今一人○盧思愼領相宣城府院君博學有文名
戊午後悔之於心屢戒子光云

甲子搆禍

成宗恭惠王妃薨陞淑儀尹氏為妃 贈左議政咸安
府院君起畎女也生燕山寵隆驕恣妬忌諸媛鄭氏
嚴氏不遜於 上聖顏有爪痕 上母仁粹大妃大
怒激成 天威問議外廷大臣尹弼商等將順獻議

廢出私第遣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奏請繼妃尹氏詰
命廢妃日夜呼泣繼之以血而宮中毀謗日滋 上
遣內竪廉訪詭對以梳洗艶粧無悔恨意遂賜死尹
氏以拭淚斑血巾付其母申氏曰吾兒幸全以是告
我哀寃葬我輦路傍俾瞻車駕遂葬 健元陵路左
燕山爲世子天性荒悖刻酷 成廟以其母故不廢
一日請遊街上還 上問何奇觀對曰有犢隨母行
母有聲犢輒應之此最羨 上聞而悲之賛成孫舜
孝夜對佯醉登御床附耳語曰此座可惜蓋以燕山
方昏惠也臺啓請治升御床罪 上曰孫貳相每徵

予之過飲須夜附耳其箴更切醉中無天子況其丹
裏畜君無他乎遂安置漢江過三十日以貳相徵不
使居相位者慮其行伊霍故事也及主即位忿母廢
死專事報復先是 成廟馴養兒鹿名曰白鹿童須
臾不離殿陛主嘗侍側鹿童来舐主足蹴之 上不
悅曰獸亦依人何不仁也即位日手射烹煮以啖欲
逞憾於先王也宣傳官朴英松堂見鹿童帶箭悲蹶曰
先王所愛之物尚如此況微臣乎即解官歸主立未
旬日入雌雄馬觀其交合命諸道選倡伎號運平升
為假興清又升為興清又曰繼平運平之追入曰續

紅所著有迓祥服所居稱聯芳院卽掌樂院也以圓
覺寺爲局以宜城尉家爲含芳院齊安大君家爲蓄
英院甄城尉家爲趁香院又設院閣曰最紅曰醉春
曰繪綠曰淸歡曰彩霞與淸及絃手居之有田妃綠
珠艷指三妓沈惑日甚朝廷生殺任其所欲主常曰
謝安以人臣携妓東山況人君乎選入內者始以百
數終以萬計近侍者曰地科與淸經幸者曰天科與
淸亦千數保人名曰護花添香記置護花庫補艷署
造迓祥服施惠廳以應衣服飮食粧梳等物奪人家
舍田民分給女色褒者居曰杜蕩護淸司使大行後

終身向慕以姜渾為護蕩等提調分遣大臣稱採紅駿體察使又名採芳使大捜京外士大夫良家女公私賤娼妓分置各院與清死則追恵署供喪用廣恵署供祠祀謚稱麗媛墓遣官致祭孝思廟改為永思室置其神主祀事如陵寢禁私畜娼妓運平私奸懷孕者斬之産則埋之迨祥粧具初歛舊夫繼歛於民産殆盡 先王諱日用樂食肉 陵寢遂齋郎絶香火 大妃之喪二十七日而除服捜八道鷹隼琮鴿恠獸後苑置鷹隼坊置熊虎圈少咈意者投噉之先聖位版移掌樂院祀殿作興清院盡撤中外旌閭奪

民船隻置慶會池作彩棚曰萬歲曰迎春曰鎮邪三
山高聳壯麗設鞦韆經夏不撤築蕩春臺行禧宮作
石槽與宮女為牝牡戲都城四面百里内立標撤人
家遊畋以單騎率小宦以往閉興仁暢義等門不通
人行禁津渡只由鷺梁樵採亦絶欲引楊花渡水入
瑞葱臺下計役夫不下五十餘萬將始明年而不及

成廟後苑生葱一莖九枝謂之瑞葱砌石培之主
築百餘丈上可坐萬人其下造假家三千餘間三道
軍民雇役輸布民不能堪盡圻衣内綿絮再織成布
其色燻黑尺短由是綿布麁惡者謂之瑞葱臺布如

築臺軍鑿池軍離宮造成軍仁陽殿造成軍斫材軍流材軍一時調發役重粮乏饑莩相望主入命婦及朝士妻女各令書其夫名於衣襟賜宴于内有姿色者令緣珠以梳粧不整引入幽房亂之留宿者亦多月山大君婷 成廟之兄也後妻朴氏平陽君仲善女元宗姊年少色美稱為世子養母強污之崇異冠服用銀鑄圖書秩加妃嬪使謝恩慚忸自死臨死顧元宗囑以報讎一云燕山宰縛強污夫人自刎其陰而死 成廟後宮南氏亦見污世傳元宗妻被污云尹珣妻宗室女也為主所寵珣登第五年為資憲人言是王八債云女之

無恥者願留宮中升擢其夫主使文武儒生三色人
充華夫駕之以行主自知其惡恐有言者廢經筵司
諫院弘文館減持平二員凡上疏擊錚之事一皆廢
之用刑極酷炮烙寸斬剖棺斬尸碎骨飄風爲常典
別設客威廳遣承旨推鞫誅戮相繼城外積尸如山
命大小臣僚皆帶牌子曰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
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受命者皆帶承命牌即位
後日記史草直言讜論者并其家藏皆割削革燕春
秋之號以他官撰即位後實錄自尊崇曰憲天弘道
經天緯地受賀須赦至甲子主以其母廢死由嘗妒

嚴鄭二淑儀故亂打內庭殺之而滅其跡時 仁粹
大妃聖候沉綿遽起坐曰此亦父王之後宮何至是
也主以頭撞后玉體后曰凶惡哉遂臥不言鄭氏子
安陽君㤚鳳安君㦕及諸族親分配絕島尋殺之主
曰㤚㦕已絕於義其妻令嫁他人所生許通仕路㤚
妻給甄城君惇㦕妻給寧城君悛皆令作妾嚴氏女
恭順翁主下嫁淸寧尉韓景琛早寡至是杖竄牙山
抱神主以行朝夕哭中廟旌閭時宦官金處善職正二品
每盡心規諫主積怒不發主自作處容舞處善語家
人曰今日吾必死入而極言無諱曰老奴逮事四朝

粗讀史記古今無如王所為者何不念國體主不勝
怒持滿發矢中脇筋處善曰朝廷大臣誅斬不憚如
老宦何敢愛死但恨殿下不能久為君王主又中一
矢則仆起趨前主斷其脚令起行處善仰曰君亦斷
脚而能行乎主又斷其舌親自剖腹出腸以裂至死
言不絕口以尸餧虎圈令朝野諱言處善字俗言餓
虎豈厭令翁者由此方言宦者謂令翁也是時 大
妃上賓廢妃母申氏上血悅主愕然慘怛轉成心恙
任士洪等挾私陰導取見時政記怒其獻議及奉使
諸臣以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魚世謙沈澮

李坡金淑卿李世佐權柱李克均或叅於獻議或以
賜藥承旨不論存没幷置極刑又以弼商克均世佐
坡成俊爲六奸碎骨飄風殺其子弟婦女没爲婢壻
亦遠竄緦親皆杖流前後加罪百餘人立碑書罪追
尊尹氏昭聖王后陵曰懷陵　成廟嘗以諺書數尹
氏罪遣中使及承旨逐日闈帳諷讀主盡殺其時承
旨而蔡壽不解諺文免死妃賜死時刑房承旨許琮
病不進李世佐代往其夫人曰傷哉吾子孫無遺類
矣母既無罪被殺子無報復於他日乎至是追刑世
佐延及子修撰守貞至浚慶兄弟年甫六七歲俱配

遠一日主家失火燒樊衪乳媼曰樊衪失矣兒何以度夜浚慶曰吾苦此衪多虱幸燒之聞者憐之當妃之復也極其徽號畏其暴無敢異議李荇為應教議曰追崇已極於禮不可加號權達手充慨然以為非先王意主怒皆杖流未幾鞫首其論者達手鐵鎖已具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寧歸一而一生之為愈達手張目熟視曰某守某手爾果效我而為之耶即奮筆書供曰不肖臣達手敢為之豈可苟隱而偷生供畢顏色不變與之酒立飲就戮荇又杖流達手妻泣血不食死中廟旌閭先是大司諫姜詞為掌令當尹氏之

復位啓曰遺弓與舃尚抱永感況遺教守及是教政
院曰某時姜某有不肖語考啓政院考啓主曰今日
大獵淸溪山罷後園立百官行刑是日與子別提永
叔茂叔文叔一時被害是年九月二十九日主教曰
戊午年史草事其黨多分配外方其時奸凶之徒挾
私用情死者得生生者反死然此輩存之何用并令
拿來又傳曰戊午之黨負才交結非議朝事例同亂
臣并加罪其時姜謙宮禁事傳聞於許磐後與金駬
孫相語時駬孫先言宮禁事吾亦聞之云罪決杖籍
沒為奴金宏弼康伯珎崔溥李黿以宗直門徒決杖

付處成重淹聽李穆言以駟孫史草欲編於實錄決
杖付處又傳曰成重淹以上置極刑李黿以下差等
磨鍊以啓柳洵啓謙處斬伯琮宏弼重淹處絞溥黿
爲奴御書曰伯琮宏弼處斬重淹謙凌遲溥黿杖配
爲奴旋斬仍傳曰凌遲并梟首傳示洵等以李幼寧
卞亨良崔淑漢具誠凌遲籍沒又傳曰謙伯琮宏弼
重淹幼寧亨良誠淑漢等子及兄弟決杖外方出送
主問金吾郎金熈壽鄭有剛曰伯琮宏弼臨死何言
曰并無一言而死又加罪鄭汝昌李胄朴漢柱曹偉
南孝溫朱溪正深源或以宗直門徒或以編文集被

死朴誾洪貴達等或言事或忤旨幷被殺鄭希良之
言果驗
被禍諸賢一蠹鄭汝昌字伯勗翰林得理學嫡傳性
端重不飲酒醴不茹葷菜不食牛馬肉與人寢鼾睡
不寐人謂之參禪少嗜酒嘗醉倒野宿仍懲戒斷飲
終日端坐雖盛暑妻子不見肌肉不喜作詩只有一
篇曰風蒲獵獵弄輕柔四月花開(縣名)麥已秋看盡頭
流千萬疊孤舟又下大江流受業於宗直謫鍾城卒
剖棺斬尸○寒暄金宏弼字大猷佐郎師事宗直天
姿甚高律身以小學有詩曰處獨居閒絶往還只呼

明月照孤寒煩君莫問生涯事數項烟波數疊山嘗
語進士辛景禧曰今士氣正如東漢之末朝夕禍起
我則禍已迫矣進退無及請君遠遁鄉曲否者吾即
相絶景禧曰何慮及此宏弼曰伯恭百源正中文炳
皆有晉風晉以清談誤世不出十年禍在此輩景禧
遂隱稷山斜山號安亭與南孝温洪裕孫輩結為竹
林羽士文章行義為一時領袖搢紳過者皆禮於其
門云宏弼戊午謫漸川是年九月處斬銜鬚受刃○
梅溪曺偉字太虛叅判學于宗直能文章嘗纂佔畢
齋集以吊義帝文首編戊午柳子光譏搆時偉以賀

正使朝天主命越江斬之偉還到遼東聞之一行因
措庶弟仲問吉凶於遼東卜者邵源潔無他言書一
句詩曰千層浪裡翻身出也須巖下宿三宵仲回報
曰上句似免禍下句難解到鴨綠江望見有官人待
候以為金吾郎來候行刑一行鳴咽偉亦仰天吞聲
過江聞李克均營救只拿來乃悟千層詩也後流順
天卒葬于金山是年追錄前罪剖棺斬尸暴尸墓前
巖下三日其詩又驗○再思堂李黿字浪翁佐郎朴
彭年外孫少游宗直門以文忠謚宗直戊午杖流是
年加罪僕隸悶其死私謂曰罪無罪君不君盡亦善

爲之且引李長坤事言之黿愀然曰君命不可已臨
刑自若主愈怒以爲死且不服命没其家時校理李
長坤以宏弼門人流巨濟逃至咸興免禍反正始歸
○錦南崔溥字淵淵禮賓寺正博學强記英傑不羈
以推刷敬差官往濟州聞母喪還飄風泊浙江寧波
府疑倭寇欲殺之溥應對捷給 帝命賚衣粮護送以
還 成廟命撰漂海錄以進叅修東國通鑑著論百
數十首戊午被謫是年詔獄行刑前夕金銓洪彥弼
以輕繫同處以酒餞訣溥神色不亂揚揚如平時○
秋江南孝溫字伯恭擧進士性倜儻慷慨篤學好古

棄雌馬放跡物外年十八上書請復 昭陵被謫不
撓每憤時事登母岳山痛哭危言激論不憚忌諱金
宏弼鄭汝昌為道義交戒止之不聽與朱溪正深源
金時習安世應子挺為物外交年三十九卒主以復
昭陵疏追罪命剖棺斬尸以墓在禁標內来刑於
楊花渡上置尸於沙上四女壻無一収葬者有一子
忠恕有狂易疾主曰狂者在世何為殺之其妻趙氏
守尸于市三日夜取歸家天寒尸凍趙抱尸解凍入
棺其姑反誚趙以性強峭不憚尸○朱溪正深源字
百淵號醒狂經明有行兼通醫術性忠孝不喜巫佛

平居冠帶手不釋卷嘗廷論姑夫任士洪不道異心竄於外失其祖父意又謫伊川上言請見病父母言語懇至得允士洪用事譖于主殺之蓋深源之意我為宗室至親當與國同休戚豈私一家之姑夫 中廟嘉其忠旌閭○任熙載字敬輿文科士洪之子宗直門徒戊午杖流善書嘗題祖舜宗堯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墻內虛築防胡萬里城一絕于屛一日主猝至士洪家見屛問曰誰所書也士洪對以實主有怒色曰卿子不肖人也欲殺之於卿意何如士洪跪對曰此子性行不順果如上教臣欲

啓而未果遂殺之或曰瀩載嘗諫其父故士洪不悅而譖之云瀩載誅士洪揣知主意卽日設宴食肉動樂無異平昔主使人覘之益喜之其媚上如此○李守恭字仲平承旨有諫臣風戊午謫甲子賜死○忘軒李冑字冑之正言詩格蒼古有濟世才戊午謫甲子被死○迂拙子朴漢柱字天支獻納言事直截戊午杖流甲子被殺○李幼寧(朱溪子)卞亨良崔淑漢具誠等皆被殺(死於甲子者或附於戊午不得一一分類當參互看)同年被戮諸人大司諫姜詗(謙兄)○桐溪權達手校理與兄敏手嘗居憂時値暮秋敏手指遍野黃雲曰自

某畦至某畦収入吾家則安坐而食達手唾而起曰

兄言是何言耶文章高名與朴誾鄭希良齊名○盧

白堂洪貴達判書以直諫自許 成廟嘗問任士洪

奸對以不知時論少之然諫燕山打圍疏有直臣風

由是黜爲畿伯京營庫典僕乃主嬖妓兄也依勢恣

横貴達抵罪不之貸主銜之及貴達子彥和有女美

姿容主將脅納爲王子嬪貴達不從主因前憾竄翔

北貴達曰我是咸昌一佃夫致位宰相非吾所有成

亦自我敗亦自我今復吾舊耳至端川見傳旨從容

就縊○挹翠軒朴誾字仲說吏曹正郎年少玉立言

議不苟嘗論柳子光陰邪之狀且言成俊李克均阿
庇子光俊等大怒請下獄罷職後克均被謫力救之
配東萊至是主追咎前日打圍之諫處斬籍沒臨死
仰天大笑者三年二十六南袞曰朴誾之詩金馹孫
之文國朝罕比時有金生麗者精於推命申用漑欲
以誾為壻召金問之曰新郎文章早達二十六當亟
死請見處女四柱曰可婚也阿只氏年二十二夭其
時郎已為吏郎果婚一如其言○輔德趙之瑞字伯
符為主東宮時輔德許琛為弼善主日事遊戲聽講
邈邈之瑞投冊曰邸下不力學臣當啓達於 殿下

主甚苦之視如仇讎琛則不然柔辭婉容從容開悟主大書于壁曰趙之瑞大小人也許琛大聖人也至是誅之投之于江其後妻鄭氏夢周曾孫之瑞被拿舉酒訣曰吾必不返奈祖父神主何鄭氏曰當以死保之及死鄭氏沒為婢其父曰盍還本宗鄭氏以義絶之曰止人有託以死許之豈可中負往依之瑞之妾舍朝夕哭泣致祭以終三年中廟旌閭○直提學沈順門字敬之澮子同姜渾為舍人皆有所眄妓鄭鵬戒曰亟遠無貽後悔渾去而順門不去二妓入宮中極被寵幸主搆順門非法殺之牧使鄭麟仁端午帖詩

曰宮人閒坐捕蠅虎玉上郍生一點瑕主怒曰剌我
信譛耶洪貴達曰人臣進戒自古如此主佯喜曰眞
愛我升堂上後文臣試射居首以文武全才特授濟
州牧使主索白足的顙馬不得以逆誅○李克均以
右相多所糾正主大慍憾謫仁同甲子賜死官到發
書克均曰吾有何罪至此憤氣勃勃旣就幽室還出
謂官曰吾年將七十身罹百病死亦何恨但有勞於
國無罪於身汝須以此言還啓否者吾有魂當罰汝
主聞其言愈怒至於碎骨飄風主嘗設內宴宰相入
侍酒闌主見妓妖麗者自以身狎之領相成俊進曰

老臣不死殿下決不得如此主憚而止之至是譎稷山見殺○承旨鄭誠謹字而信性廉直 成廟賓天獨行三年心喪主以詭行殺之子博士舟句水不入口六日齒牙盡脫手指俱墮而死年三十三人語曰父死於忠子死於孝亦榮矣○敵山人李自華事親孝 成廟上升不飲酒不茹菜果鹽醬三年主命除職旌閭以詭行鞫殺之供曰為君服喪非要名妄料君父一體耳國人痛傷○金千齡字仁老郭宗藩承旨洪湜成景溫字士雅俊子監司權柱子修撰碩判書李世佐子修撰守貞宦者金處善等并被殺○搆禍

人左相愼守勤刑判愼守英守勤得幸於燕山久典
銓曹縱恣無忌睚眦必報富饒豪侈僭擬宮禁其弟
守英驟升顯要恃寵專恣有匿名書雜以諺文誹謗
時事投于其家即告之主怒以爲罪人族親所爲獄
事蔓延枉殺無辜不可勝計搢紳之禍從此益慘人
皆切齒欲食其肉於是禁中外無得學詩習諺文○
左叅賛任士洪字士毅與朴孝元等朋奸黨惡 成
廟擯不用士洪子豐川尉光載尚 睿宗女豐原尉
崇載尚 成宗女崇載凶狡倍於其父奪人妻妾納
于燕山甚寵愛數微行其第士洪泣告廢妃以嚴鄭

兩貴人之諸賜死主乃肆行不道大殺搢紳百餘人清流罕得脫焉皆士洪挾私導之也士洪為採紅使荼毒生民道路側目愼守勤兄弟盤據內外具壽永者永膺大君之壻富於財以淫巧貸賂得寵其子為主之壻故此數人表裡為惡生員黃允獻之妻有姿色善伽倻琴壽永奪而納之主甚寵之而女悍愎不善言笑主以為思戀舊夫乃殺允獻光載喜文章以娼妓事與公主不協謫外郡〇柳洵起自布衣以文墨出身歷職清顯無忤於世遂至台輔燕山朝以首相專事唯諾時論鄙之〇李長吉金宏弼同門友承

彦子世家昌寧距宏弼家半日程與弟長坤執弟子禮甚勤為人俊邁多才幹少以學行聞南孝溫至以堅貞不雜稱之有一好事者曰兩君皆國器子賀宜出而為將希剛當入而為相子賀喜曰諾因决武科及後狠戾無狀締結燕山寵姬戕害善類甚於蛇蝎趨附權奸為士林所擯李滉曰長吉平生如前後身豈獨程門之邢恕乎

燕山嘗作絶句曰時許羣賢宴畫亭憑欄花酒覺昇平何徒争喜鴻和厚咸欲思忠獻以誠又曰重似賢衆寬許會銀臺春滿長途叱撥催不啻醉懤閑夜月歸

宰絲管可重佪曺伸適庵退次其韻曰撤人廬舍揔爲
亭摖却青紅作運平誅盡元勳屠諫輔只留皀帽表
忠誠萬人騈死築葱臺舞罷迓祥賜錦催怛怳欲尋
諸弟骨却於海上暫徘徊○領相張順孫少歲貌類
猪頭燕山納星州妓幸之一日 宗廟獻臘猪頭妓
見而笑之主問妓曰星州居張某貌似猪頭人皆指
張爲猪頭故笑主大怒曰是必爾愛夫速斬猪頭來
時順孫方家食使拿順孫至咸昌公儉池下歧路有
猫越路而去順孫曰我平生赴科見猫越路則必中
今又見猫由猫去路則有捷徑願從其路都事許之

到縣聞宣傳官奉命促斬頭直去星州時密知反正
之幾故徐行至嶺宣傳官追到而已反正順孫能免
死

改玉雪寃

平城府院君朴元宗生長富貴少落拓不羈中武科
讀書通大義見燕山淫穢其家心常怏怏有反正之
志時成希顏陪主遊楊花渡望遠亭賦詩有聖心元
不愛清流之句主大怒以譏己落職家居欲廓清昏
亂意元宗可屬大事使里人司僕辛允武探微意元
宗奮袂而起曰是我日夜蓄積也希顏抵元宗家各

痛哭叙平生忠義宜許國以死通意于柳順汀亟勉
從之聯芳院正洪景舟及辛允武等倡同志以應丙
寅九月初二日主欲遊長湍石壁約是日擧義主適
停行乃於初一日夜半元宗會將士于訓鍊院以柳
子光歷事多謀臨發召之曰若首鼠則擊殺之子光
戎服以出使家僮齎油芚隨之到陣倉卒無可符信
者裁割油芚作符人服其智令允武李蓀等先往殺
愼守勤守英任士洪允武等欲僇功數日不浣其血
濺衣人皆醜之諸軍詣光化門元宗揮扇指揮若神
都人皆曰首議者必朴令公也衆皆奮躍不終朝而

中外清明初主聞變命承旨李堣往審闕門曰如此
太平之時安有他變恐是興清之夫相聚爲盜耳堣
知事已變抽身而出主遽前把寵臣曹繼衡尹璋袖
二人揮袖而出宦者諸色人等皆從門竇或踰垣而
出娼妓等相聚而哭聲震於外綠珠田妃艷指宦者
金虔皆斬於軍前令甲士圍晉城邸 大君懼欲自
自引 愼妃執裾止之曰視馬首若向外則無憂覘
之果然元宗等告 慈順大妃迎駕于晉城邸請燕
山避位主曰我罪重大固知有此願好爲之子光等
欲循霍光廢昌邑故事元宗等止之右相金壽童泣

曰老臣不死忍見今日典翰金銓下淚觀察使張順
孫鼓舞主遷爲桐市井歌曰忠誠詐謀乎擧動爲桐
乎與平運平置之何處乃向荆棘底歸乎主嘗令朝
官紗帽皆貼忠誠字紗帽與詐謀音相同也上出入
謂擧動也主嘗黙惶怖入爲桐將卒圍立俯伏流汗
不敢仰視愼妃以主必不得免及聞安頻無他歎曰
恨不徃從妃嘗規諫屢遭非理凌辱時諸淑儀奴散
之四方榷貨求利莫敢誰何妃切戒内需司如聞本
宮奴橫暴者民間必先杖殺由是本宮奴不敢然也
燈明師學祖在直指寺有好圓柹每進二馱于妃啓

曰願令本宮奴歲來兩三馱當輸納妃下旨沮之曰
果樹若値不實而宮奴往徵爲無窮之弊矣有戚屬
爲守宰獻紅藍數斛雪綿子數十斤妃却之曰民生
噉噉此物從何處出也　中廟即位錄靖社功子光
請曰子光旣先錄勲今日之功乞與子房而已無與
爲元宗等許之而子光方自秉筆磨勘故父子并錄
人以爲元宗等落其術中云丁卯夏成希顔奏曰戊
午史禍至今爲懼相戒勿言其時推官惟臣與柳子
光在臣若不言　殿下何由知之盖金宗直爲儒生
時作弔義帝文其意指何而金馹孫輩敷衍之其罪

固可誅然此事之發有所由 成宗朝李克墩為兵
曹判書以成俊為北兵使俊怒辟克墩子世絃為評
事其後馹孫為獻納李胄為正言上劄論之克墩俊
大怒怨二人欲中傷之後克墩監春秋修 成廟實
錄見宗直文欲發之魚世謙曰此文不可盡信宜於
洗史草時并去之不可漏泄也韓致亨尹弼商柳子
光聞其語上達成獄欲并罪宗直門徒獨盧思慎以
為若爾則恐成漢時黨錮之禍此戊午事大槩也至
是藝文館奉教金欽祖鄭忠樑待教李希曾金瑛檢
閱李抹尹仁鏡鄭熊尹止衡等上疏曰書契作而有

史學有史學而後是非明是非明而後天下萬世之
公論不泯故虞夏之史不諱瞽瞍伯鯀商周之史不
諱桀紂幽厲衛完鶉奔之醜聖人著之於經唐宗麀
聚之亂史氏特書於策未聞有一人以史事見誅禍
及後嗣者也恭惟我朝　列聖繼作尤重史學至於
廢朝二三奸臣導君為惡史事變亂古所未聞　殿
下承大亂之後祛廢朝新法復　祖宗舊章死者封
爵亾者表閭而至於金宗直等事臣竊痛之昔者
成宗大王親覽弔義帝文尚不以為嫌者意必有在
也厥後大臣乃反挾私不顧公議挑怒柳子光與二

三大臣同議密啓終置大逆是則陰欲掩過而卒不
得掩更使暴揚於後世累及於　先王其禍蔓延於
甲子盡殲士流　宗社傾危國運中絶如此基禍之
奸臣罪當不原而賞反加焉願　殿下更立科条亟
收賞賜家産各還其主變亂史法者隨輕重而正刑
章以史事被誅者并皆封贈以扶公論於是政院臺
諫相繼言史事至嚴不得漏洩而邪慝之人洩於中
外遂成戊甲之禍宜明正其罪元宗等亦言之　上
乃命辭連被罪人復其官克墩追奪宗直馹孫權五
福權景裕李穆許磐姜謙等還給家産推官彌壽思

愼致亨子光等賞賜田宅伴倘并還収是時三司交
章論子光子光見元宗恐動之曰吾與公以武人躋
崇品文士多不悅居亾齒寒我斥及公元宗笑曰朝
廷切齒公久矣恨公不早退子光破胆而去子光以
都摠管將入直袖中出扇揮數次勃然作色曰怪哉
此扇所書也左右視其書則奇禍立至四字嘿然良
久曰此扇吾詣闕時始出篋中而不離於手伊誰書
之俄有吏報曰臺啓得允竄公湖南子房軫皆竄北
道先是子光與校理鄭鵬爲表親素嫉其清節及鵬
之被謫也贐以毒藥囊曰公之此行恐終不免不如

自處及鵬返而子光被逐鵬還其囊曰此物前日贈我者今奉還子光謫在海濱厄窮憂愁兩目全瞽者數歲而死朝廷許其子孫收葬子軫忘哀膳色終不奔赴次子房亦託病對客飲酒不見父葬軫迫逐老母刼殺弟房在法當誅以律文無不孝不悌之律以罵詈父母擬律諫院議以當死 上特原之全家徙邊父子卒淪胥以亡豈非天道也子光生時預知死後必加罪求貌類己者為奴待之頗款及其死謂此奴多功勞宜厚葬悉襍己綾緞綵服以大夫禮葬之塚上倚石物子光將死戒家人因山起墳如有朝家

問我墳指奴墳可也及死家人如其言後朝議以子
光嫁禍士林殘虐無辜命刑其尸金吾發使問子光
墳家人詐指奴墳掘之顔貌鬚髮如子光衣衾皆穿
相品服斬之不疑因山之墳終始無患戊寅夏 上
教于政院曰戊午壁書李宗準詩書進且詳陳其事
實政院啓曰戊午十一月前縣令李宗準配富寧至
端川磨谷驛壁題宋李師中贈唐介詩咸鏡監司李
承健令端川郡守因宗準啓曰李宗準與茂豊正揔
同行寫詩于壁宗準以宗直門徒坐謫而猶不懲託
古詩以寓己意不可不問云 上曰予聞宗準及茂

豊正六父子死於戊午而未知其由今乃見之此即
古人詩也假使宗準自作亦出爲國之言可嘉不可
罪也承健一至此乎政府臺諫言承健可追奪官爵
上從之昔宋仁宗時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劾首
相文彥博以知益州日織燈籠錦納帝寵姬張貴妃
欲得執政及爲相顯用妃伯父堯佐自固結帝怒斥
介爲英州別駕待制李師中送介詩曰孤忠自許衆
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
重於山并遊英俊顔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爲吾
皇扶社稷肯敎夫子不生還宗準盖用此也